

#10

全	武	岳
集	王	忠

全書總目

後跋	遺事	詞	書	檄	表	奏	年譜	例言	論祭文	岳武穆論
加封諡誥	●附錄	啟	啟		疏					
廟碑	家集三序	遺翰	詩	題記	跋	公牘	本傳	遺像讚	序	武穆祠詩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A541 212 0023 1584B

御製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道其責焉當徽欽北去社稷爲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後當臥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讐而信用汪黃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爲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咎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爲秦檜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爭光矣獨不知爲高宗者果何心哉

乾隆四年十一月 日

岳忠武王集 論



1517772

御製武穆祠詩

翠柏紅垣見葆祠羔豚命祭復過之兩言臣則師千古百戰兵威震一時道濟長城誰  
自壞臨安一木幸猶支故鄉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

乾隆十五年九月 日

御祭文

維乾隆十五年庚午九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彭啟豐致祭於

宋臣岳飛之廟曰惟爾公忠秉性智勇超倫研經旨於春秋兼括孫吳之術報師恩於  
朔望常彎左右之弓背刺精忠躍馬而江淮電掃旗張岳字舉鞭而襄漢塵清辛勤百  
戰之功方見焚香遮道憤慨十年之績頓聞奉詔班師夙志未酬竟受一朝之誣陷英  
風猶在宜崇奕禩之明禋朕遵典巡行道經湯邑緬威靈之赫濯祠宇長新飭籩豆之  
苾芬官司特遣尙其昭鑒來格來歆

宋岳忠武王集序

宋岳忠武王集八卷曰奏疏曰表曰公牘曰檄曰跋曰題記曰書啟曰詩詞

十三篇與王之孫珂經進家集篇什多不類者彰德黃太守邦甯之所編次也刻既成太守自爲序媚乃讀而歎曰美哉是舉可以教忠可以闡幽其真有功於世者哉間嘗攷諸史冊古元臣之謚忠武者代不多見而漢諸葛武鄉侯宋岳鄂王爲最著蓋其忠順勤勞功定社稷千載若合符節也侯已有集二十四篇爲晉陳壽所進後人益以開府作牧等書其板現行世者尙六七處幾於家有其書矣而侯定鼎之功自子朱子作綱目後亦大白於天下王之在宋也不以文著史雖稱其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覽經史恂恂如書生而撰述未聞王之子霖孫珂著金陀粹編及續編爲王辨者極其精詳王之文間附焉復經進家集備述搜訪舊聞參稽同異彙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缺其卷尾以俟附益夫以名父子竭數十年蒐羅之力當無遺憾而集仍未傳明季歸安茅元儀纂王遺文并王行軍禦敵之制繪爲圖刻之浙板復旋燬嗟乎王之集其有待於太守乎媚因之有感矣當靖康建炎之難金人以汴界張邦昌以齊界劉豫強師數十萬震動中原宋之亡岌岌矣而王以忠憤應募屢擒劇賊所嚮必克戰新鄉則有侯兆川太行山之捷戰胙城則有黑龍潭汜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

鐵路步六合烏江之捷與兀朮戰則敗之於郟城於臨潁於潁昌於朱仙鎮皆王之功表表在人耳目者而廣德之戰奏凱於宜興而鎮江而東清亭而牛頭山而新城靜安獨提孤軍以制兀朮不得犯杭入常而宋得乘時以收建康及王恢復漢上六州屯軍於鄂雄據上流控京洛襟吳蜀得建瓴之勢以扼東南之衝使昌豫諸逆不敢輕兵南嚮而越州之根本固矣夫金人之所不得逞志於宋者獨以王在爾苟無王則宋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其能一日安於小朝廷耶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未成之功人咸能爲王惜而敗南宋百五十餘年之業其功甚鉅而人且不知乾道二年定中興戰功計十三處而不及王此媚所以讀王集而不禁長太息也今王集已行矣忠肝義膽流溢行間屑玉碎珠莫非至性將見不脛而徧天下讀之而肅然敬惕然思奮然起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古所云示民嚮以成教化者在是矣然則太守之刻是編也豈僅爲王發潛德之光歟媚又聞蘇軾之評武鄉侯也公在後漢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外而陳壽已先謂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諸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世之得王集者其即移是言以求之而王之爲王昭昭若揭矣抑更有請者高宗良馬之對淵淵乎有道之言而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十字尤可爲萬古之臣則太守蓋明著簡端如隆中之對與

甯靜澹泊諸語等亦何不可遂拜手稽首而爲之序  
乾隆三十有五年歲在庚寅夏四月中泮河南布政使山陰何焯敬撰并書



岳忠武王集 序



序

宋岳武王功烈彪炳軒揭天地人多知其功之大且奇惜其不成而卒死於賊臣之手至其原本忠孝百折不回小夫孺子庸有不能遍觀而盡識者况其外之文乎夫以王之德在倫常功扶社稷爲宋朝不可少一千古不可多見之人卽使其椎魯少文猶合于孔門必謂之學之義乃夷考其文又復彬彬若是豈非間氣所鍾備三不朽者耶考王之年譜弱冠從戎中更百戰枕戈待旦啓處不遑非有批吟之勤得諸師友之益卽本傳所稱少孤力學自受書至應募纔十餘年耳何各體具美如是或謂王身都貴顯其幕下豈無名宿如陳琳阮瑀其人者不知王之文不加雕繪不侈淹洽獨由忠孝奮發一片血忱此豈他人所能代其披瀝耶王之生平實與諸葛武侯相近故改謚從同而文亦相似其元年上書及乞復襄陽謝議和赦表卽出師之二表也其定曹成殲楊么卽五月渡瀘之師也其畫守營田卽汧渭之雜耕也王之忠蓋韜略不減孔明而神勇直前不失一算且過之特其遭逢宋高更不逮後主遠甚向使高宗拱手聽命於鄂王如劉禪之于武侯委寄數十年而不以讒人間之何仇不復何功不成雖萬被戮豈有悔哉說者又疑王陛陳建儲口斥時宰疑王若不善居功者不知王之文和平剴切晉秩則屢讓加恩則屢辭母喪則求終制和成則求解兵章奏具在何嘗不巽以行權



而卒聽命讐敵自壞長城此賊臣之罪所以上通於天歷劫而不可刊滅者也明之邱瓊山乃疑王未必能恢復秦檜之和議保全無限生靈嗚呼其謬鑿尙忍言耶閩中黃太守來治于相湯陰王故里也旣新其廟貌又哀刻其全文俾王之忠孝神武纖悉畢彰後之讀是編者頑廉懦立事君事父之心油然而生焉其所裨益者大矣于是請敘而并識其景仰之意是爲序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夏四月旣望河南按察使甘泉楊敬素敬撰

敘

古人臣不朽之業其顯晦蓋有幸有不幸焉當夫入告嘉謀有功而不德誠千載一時也乃有以其身繫社稷安危而垂成之功沮於羣小亦可謂不幸矣然後之人採其遺文托諸記載俾讀其書者如見其爲人此彰德黃太守邦甯所以有岳忠武王集之刻歟王至性過人其事親也生則盡養死則廬墓刻木奉之其事師也既盡其術朔望設祭焉至其矢精忠以許國自從軍及統制垂二十年大小百數十戰勳績爛如載在史冊迄今廟食幾徧天下婦人暨子咸知所欽仰是王之功德顯懿本不藉文而傳而言以人重則哀輯自不容已矣按家集敘稱王刻意於學不爲章句又家傳稱王爲文初不經意然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集中如屯軍營田出師奏捷諸篇措置事宜靡不曲盡至建炎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事關密勿雖子若孫不得而見之若夫書翰詩歌偶然贈答披肝瀝膽一一皆至性所流露有非尋章摘句之士所可幾及者然則讀是集也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哉是書權輿家集益以程史金陀諸編而又博覽旁搜不遺餘力使王不朽之業萬古常新太守可謂克盡守土之職者智故述其意以爲知言者告也

乾隆三十有五年歲次庚寅夏六月朔日

岳忠武王集 敍



序

歲己丑冬閩中黃公遠亭守鄴百廢具舉暇復排纂宋岳忠武遺文彙次成帙重謀諸  
剞劂郵寄命序讀竟輒嘆公用意良厚而令數百載忠憤之氣滯現於行間爲不可及  
也當建炎中興忠武方以恢復爲己任背嵬所向聲振河北旣而含冤棘寺等於檀道  
濟之壞汝長城至今猶有遺恨斯其節槩炳若日星矣竊嘗參稽傳乘稱忠武喜討論  
經史褒衣緩帶恂恂如書生意其述作必富今僅從金陀編程史掇拾舊聞想見敷陳  
剴切纏綿至性其論兵指度山川險隘形勝歷歷聚米可數而商聲變調如霜鐘之鏗  
應時間作焉抑又思忠武之將略倘無有牽制任其提軍直擣黃龍疾馳露布凱旋朱  
鷺饒唱由是作爲雅頌告諸郊廟以垂示無窮豈不甚盛不幸簿錄誣死縱偶爾楮墨  
傳後徒使循覽者謂差勝絳灌之無文終不獲與唐之汾陽臨淮功定兩京大書竹帛  
則又未嘗不三復是集歛歔重慨其遇也蓋忠武不盡以文著而文自不可磨滅亦其  
平時忠憤之氣有足存者某不文何能闡揚前烈勉識數語以爲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寅夏五月旣望知河南衛輝府事清苑朱岐敬撰

敘

湯陰爲宋岳忠武王故里其廟社較他處爲獨盛累朝賜諡加號典至渥也歲丙戌甯承

命忝守茲土下車瞻謁祠像思敬起慕英靈如或式憑竊歎王之忠誠謀略往往散見于奏疏狀牘天下士至今傳誦以未讀全文爲恨爰從金陀編外益以程史諸書參訂同異排定釐爲八卷首冠

聖製崇褒嘉也繼系年譜詳出處也而遺編軼事掇拾附諸卷後捐俸付梓不敢謂忠武文章已盡于此使讀是集者想見王志圖恢復不顧時忌始終以臣節自勵一種輪囷鬱勃之氣溢露于紙墨間嗚呼斯亦足以不朽矣昔韓忠獻公當嘉祐盛時出爲五路招討使諸羌聞之膽寒晚受兩朝顧命彪炳旂常以忠武之將才不獲成建炎中興之功遭際容有不同要其忠言讜論激發人至性固當與安陽集並傳是用及時採輯俾不至如韓陵片石之蕪沒焉斯亦守茲土者之責也夫

乾隆三十四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既望知河南彰德府事閩中黃邦甯敬撰

岳忠武王集

例言

一 岳王精忠無貳允爲人臣盛則恭讀

御製武穆論

御製武穆詩並於湯陰祠內仰瞻

宸翰王之忠孝文武炳如日星敬謹繕刊冠諸卷首其餘古今詩文論贊等作煩多難以悉載

一 尙論古人每以不及親炙爲憾茲集首篇摹刻忠武遺像俾一展卷敬對威儀泰山喬嶽之象光風霽月之襟仰止者庶可得其髣髴云

一 金陀粹編及湯陰廟志西江忠武集載王行實編年俱未簡核斯集纂王年譜祇舉大綱至各處戰功事實有本傳文集可攷參觀互證自得其詳

一 金陀編較宋史尤詳第次序煩瑣茲錄宋史本傳於卷首復錄金陀粹編序籲天辨誣錄序於卷末大端已備間有失載者採補遺事中

一 王嗜古性成著作宜富惟兵燹之餘必多散佚當孝宗淳熙初年王之子孫已有掇拾未備之憾茲集奏疏爲多公牘次之詩詞僅葺十餘首書啟遺翰亦補

入無幾所愧聞見未廣不無疏漏拾遺補闕留待後賢

一奏疏公牘俱分年分類編次如告捷差官催餉會期等篇俱無文筆可見然忠武事迹所存俱詳錄之以爲後世之徵信

一王之手蹟石刻四方者不能遍爲搜羅惟尺牘三章乃湯陰蘇宏祖從王孟津家購得者邑人李震復摹刻石砌廟壁間茲特刻之集中吉光片羽亦見王之都雅焉

一亦齋先生經進家集實斯集之權輿也故附原序於卷末惟表跋題記易其前後因王南京上書乃入奏之始亦見志之端紀年當爲第一至第八卷係王雜著則以表跋爲篇首以詩詞終篇而附以遺翰焉

一王之遺事俱載金陀編中與本傳複者頗多茲摘本傳未載及載而不詳者錄之文法多仍其舊間有連綴不敢妄易

一金陀粹編續編程史諸書皆王之幼孫亦齋先生編著是集專刻王之著作故纂編中家集最詳至王忠孝大節業已昭著凡籲天辨誣天定昭忠傳信諸編茲不備錄

一岳王淳熙中謚武穆寶慶年間改謚忠武景定年間改謚忠文前明洪武時仍

謚武穆隆慶時仍謚忠武宋史本傳載謚武穆茲附錄賜謚忠武誥並歷代加封謚誥於後

一金陀原本簡帙散漫斯集所纂舊編乃前明嘉靖時重刻於浙中者本有譌缺今更殘損矣集中無別本可校者不敢臆斷於殘缺處前後旁註缺字亦竊取闕文之義也

一王之廟祀宋乾道間詔建於鄂淳熙中詔建於杭嘉定間詔建於朱仙鎮湯陰乃王之故里其建廟請額實自前明徐武功伯始正德中李公士修重修茲故錄創建重修二碑附於卷末見王之精忠大節所在得表彰遺蹟以爲榮甯忝守斯土謁王之廟瞻王之像並拜王祖父之墓而禁其樵採復鐫王之文集以流傳於後世亦步武前人之意少伸仰止之思云爾





岳忠武王集總目

御製岳武穆論

御製武穆詞詩

諭祭文

序

例言

年譜

本傳

奏疏

公牘

表

跋

檄

題記

書啟

岳忠武王集

總目



---

岳忠武王集

總目

詩

詞

遺翰附

附錄

遺事

家集三序

加封謚誥

廟碑

年譜

宋崇寧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王生

重和元年戊戌王十六歲 娶夫人李氏

宣和元年己亥 十七歲

二年庚子 十八歲

三年辛丑 十九歲

四年壬寅 二十歲 應真定宣撫募從軍父卒還湯陰

五年癸卯 二十一歲 守制

六年甲辰 二十二歲 保韓魏王家墅 從平定軍

七年乙巳 二十三歲

靖康元年丙午 二十四歲 見康王於湘州補承信郎 轉秉義郎 隸宗留守

二年五月建炎元年丁未 二十五歲 歷轉武翼郎 康王即位於南京上書忤

汪黃奪官 詣張招撫充中軍統領借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獨進兵至

太行山 復歸宗留守為統制

建炎二年戊申 二十六歲 從閩勅護陵寢 隸杜充 以奇功轉武功郎

三年己酉 二十七歲 累遷武德大夫英州刺史 杜充還建康與俱歸獨

領所部駐廣德境中

四年庚戌 二十八歲 屯宜興 復建康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  
鎮撫使

紹興元年辛亥 二十九歲 討李成 江淮平 加神武副軍統制留洪州 授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二年壬子 三十歲 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討曹成 嶺表悉平 授中

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三年癸丑 三十一歲 平虔吉諸郡盜 授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

江制置使

四年甲寅 三十二歲 兼荆南制置使復襄漢六郡 移屯鄂州行營田

除清遠軍節度使兼湖北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解廬州圍

五年乙卯 三十三歲 入覲 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侯升都

統制 平楊么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 還軍鄂州 除荆湖襄陽路招

討使

六年丙辰 三十四歲 入覲 移軍襄陽以圖中原 改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 除宣撫副使 居母憂扶櫬葬廬山 起復宣撫湖北京西節制河

北路 復西京州縣

七年丁巳 三十五歲 入覲 拜太尉 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 扈從幸

建康 奏乞解兵柄終喪服歸廬母墓側 詔還職 以丹師駐江州

八年戊午 三十六歲 還鄂州 赴行在見皇太子

九年己未 三十七歲 授開府

十年庚申 三十八歲 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收復河南郡縣分遣

將佐并復西京河北諸州進軍朱仙鎮 葺治諸陵寢 奉十二金字牌

班師

十一年辛酉 三十九歲 除樞密副使 充萬壽觀使 十二月二十九日

爲秦檜所害



宋史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蠶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貽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還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

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  
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吾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  
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  
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  
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  
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  
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  
岳爺爺軍爭來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  
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棗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  
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  
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  
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  
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  
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

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

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以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塌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溲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曾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

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護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圍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甯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

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夔周倫砮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人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其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梟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



棄臨賊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鴛鴦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鬪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亦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尤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

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政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鑿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綱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

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屹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牒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若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詠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

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刼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輸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

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二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懷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携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



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日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日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訟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

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禮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塋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祇候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岳忠武王集目錄

奏疏

南京上皇帝書略建炎元年

奏乞催湖州賜米狀建炎四年

奏招曹成不服乞進兵筍子紹興二年

奏措置曹成事宜狀紹興二年

奏措置虔賊狀紹興三年

奏屯駐李橫等軍安集百姓狀紹興三年

奏節制李道牛皋軍狀紹興四年

奏乞復襄陽筍子紹興四年

奏畫守襄陽等郡營田筍子紹興四年

奏條具襄陽隨郢三郡防守狀紹興四年

奏收復鄧州唐州信陽軍防守措置事宜紹興四年

奏乞赴行在奏稟邊防狀紹興四年

奏乞先推賞劉光世軍狀紹興四年

奏收復唐鄧州信陽軍差官狀紹興四年

奏襄陽府路差補職官措置事宜狀紹興四年

奏措置楊么水寇事宜紹興五年

奏招楊欽狀紹興五年

奏李道歸順狀紹興六年

奏乞出師筓子紹興七年

奏乞以恩例補張所男宗本文資狀紹興七年

奏乞本軍進討劉豫筓子紹興七年

奏乞移都節略紹興七年

奏乞進屯淮甸筓子紹興七年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筓子紹興八年

奏乞祇謁陵寢狀紹興九年

奏論敵情節略紹興九年

奏審謁陵寢行期筓子紹興九年

奏乞追復張所原職略紹興九年

奏李興吳琦轉官狀紹興十年

奏乞定儲嗣節略紹興十年

奏乞乘機進兵筓子紹興十年

奏乞劉錡依舊屯順昌狀紹興十年

奏乞號令歸一狀紹興十年

奏乞止班師略紹興十年

奏赴行在筓子紹興十年

奏乞會諸帥破敵狀紹興十一年

奏照應張俊等會兵狀紹興十一年

奏乞發回親兵筓子紹興十一年

奏乞般家屬筓子紹興十一年

奏廣德捷狀建炎三年

奏鄧州捷狀紹興四年

奏復三州捷狀紹興四年

奏討湖寇捷狀紹興五年

奏復西京長水縣捷狀紹興六年

奏復潁昌府捷狀紹興十年

奏陳州潁昌捷狀紹興十年

奏鄭州捷狀紹興十年

奏中牟縣捷狀紹興十年

奏復西京狀紹興十年

奏鄆城捷狀紹興十年

奏復南城軍捷狀紹興十年

奏鄆城縣并絳州垣曲縣捷狀紹興十年

奏小商橋捷狀紹興十年

奏河北諸捷狀紹興十年

奏潁昌捷狀紹興十年

奏臨潁捷狀紹興十年

奏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狀紹興三年

奏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閣門祗候狀紹興三年

奏乞罷制置使職事狀紹興四年

奏乞侍親疾劄子紹興四年

奏辭建節劄子紹興四年

奏辭建節第二劄子紹興四年

奏辭建節第三劄子紹興四年

奏辭建節第四劄子紹興四年

奏繳節度告狀紹興四年

奏劾劉康年僞奏乞恩狀紹興四年

奏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劄子紹興四年

奏辭男雲雷除閤職劄子紹興四年

奏乞除在外宮觀劄子紹興五年

奏乞除在外宮觀第二劄子紹興五年

奏乞除在外宮觀第三劄子紹興五年

奏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紹興五年

奏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紹興五年



奏辭招討使第三劄子紹興五年

奏辭宣撫副使劄子紹興六年

奏辭母亡格外賻贈及協辦葬事劄子紹興六年

奏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紹興六年

奏乞終制劄子紹興六年

奏乞終制第二劄子紹興六年

奏乞終制第三劄子紹興六年

奏目疾乞解軍務劄子紹興六年

奏辭太尉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太尉第二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太尉第三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太尉第四劄子紹興七年

奏乞免立新班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男雲轉三官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紹興七年

奏辭開府筭子紹興九年

奏辭開府第三筭子紹興九年

奏乞解軍務筭子紹興九年

奏乞解軍務第二筭子紹興九年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少保第三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少保第四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少保第五筭子紹興十年

奏辭冊命恩數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乞依樞副舊例叙位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乞依樞副舊例叙位第二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恩例錫予筭子紹興十二年

奏辭例賜銀絹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例賜銀絹第三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男雲除帶御器械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男雲除帶御器械第二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乞解樞副第二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乞解樞副第三筭子紹興十一年

奏辭恩賜兩鎮節度充萬壽觀使第二筭子紹興十一年

公牘

申省乞淮南東路重難任使狀建炎四年

申省條畫合行事件筭子建炎四年

申安撫司乞兵馬糧食狀建炎四年

申司進兵狀建炎四年

申省招安寇盜狀紹興元年

申省措置收捕曹成狀紹興二年

申省分撥軍馬狀紹興二年

申省支撥戰馬狀紹興二年

申省平蕩盜賊功賞筭子紹興三年

申省探報僞齊屯軍狀紹興四年

申省措置襄漢乞兵狀紹興四年

申省繳納母姚太夫人告軸狀紹興五年

申府乞添差田明狀紹興五年

申府增補黃佐官職狀紹興五年

申府招安楊欽狀紹興五年

申行府辭男雲奇功賞狀紹興五年

申省梁興渡河狀紹興六年

申府乞改襄陽路仍作京西南路筭子紹興六年

申府襄陽府乞置監司筭子紹興六年

申省官吏修舉職事筭子紹興六年

申省進兵渡江筭子紹興六年

申省乞朝辭筭子紹興六年

申省軍馬行次狀紹興六年

申省收到統制等官狀紹興七年

申省乞褒贈張所筭子紹興九年

申省論劉永壽等棄淮甯狀紹興十年

申省差趙秉淵知淮甯府狀紹興十年

申省建康捷狀建炎三年

申省承州捷狀建炎四年

申省賀州捷狀紹興元年

申省破曹成捷狀紹興二年

申省追曹成捷狀紹興二年

申省虔州捷狀紹興三年

申省討捕虔賊盡靜狀紹興三年

申省廬州捷狀紹興四年

申省平湖寇捷狀紹興五年

申省何家寨捷狀 紹興六年

申省宛亭捷狀 紹興六年

表

謝講和赦表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檄

奉詔移僞齊檄

題記

五嶽祠盟記

東松寺題記

書啟

答某學士啟

再復某學士

詩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與某學士啟

從駕遊內苑應制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題鄱陽龍居寺

題池州翠光寺

誅適齋先生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題驟馬岡

池州翠微亭

駐兵新淦題伏魔寺壁

題雩都華嚴寺

過張溪贈張完

句

贈方逢辰

詞

滿江紅

小重山

遺翰附

墨莊

至德顯忠繩先啟後

岳忠武王文集

護理河南巡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理河道何 燭 鑒定

署河南布政司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楊景素

彭 德 府 知 府 黃邦寧纂修

湯 陰 縣 知 縣 李 林校閱

奏疏

南京上皇帝書略 建炎元年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王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陽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敵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奏乞催湖州賜米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聖旨於湖州封樁



米內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揮不肯應副即日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切慮有失事機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招曹成不服乞進兵筈子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上恩以期改行闕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嘗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置用兵掩殺務速除蕩以綏彼民取進止

奏措置曹成事宜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

飛狀奏四月初二日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  
筓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筓俟宣撫司人馬  
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  
州飛素有謀略毋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臣檢會紹興二年二月八日樞密  
院筓子節文曹成賊馬占據道賀州作過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宣撫司催督高舉  
星夜前去應援二廣及令荆湖東路安撫使岳飛統率副總管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  
韓京諸頭項軍馬火急前去襲逐掩擊其馬友等並聽帥臣岳飛節制各務體國共力  
破賊仍仰廣東西路帥臣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  
前去逐路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務要一舉萬全臣已即時關報會合馬友吳錫  
韓京等軍馬及牒廣東西路安撫使統率本路洞丁刀弩手等各前來界首會合照應  
夾擊勦殺外臣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臣亦  
差人體探得曹成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  
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不住放人四向擄掠殺人  
放火似此顯見曹成不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江南西路安撫大  
使李回公牒備奉前項聖旨指揮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

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曹成賊馬已起發離道州前去廣西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楊監以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入廣西臣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臣一行軍馬如何施行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臣以憑遵依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照對臣所統本軍官兵一萬二千餘人除存留二千人吉州看管老小并隨軍輜重火頭占破外實出戰只有七千餘人吳全二千人除輜重火頭外實出戰一千五百人韓京三千人除留看寨輜重火頭外堪出戰只有  
一千餘人吳錫約二千餘人堪缺

奏措置虔賊狀 紹興二年

以上 次生擒殺降到虔州諸縣界山寨賊首羅誠等二百餘人見拘管在寨未審令臣一面處置惟復申解朝廷伏望聖慈速賜指揮以憑遵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屯駐李橫等軍安集百姓狀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橫鄆州刺史翟琮鎮撫董先隨州李道牛皋等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隨行見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緣事干國計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李橫刺史翟

翟琮鎮撫董先人馬於漢陽軍屯駐李道牛皋人馬於黃州或依舊蘄州屯駐且令安集仍乞令李橫等將百姓放令遂便庶免轉淪溝壑之患候屯駐定却聽朝廷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節制李道牛皋軍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勸李道牛皋人馬累得申狀乞聽臣節制臣以未准朝旨不敢拘收見且令前來江州權行駐劄外伏望特降睿旨令係屬一處節制庶幾軍律有歸如蒙付臣拘收使喚亦乞行下恭依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襄陽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貽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况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埃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

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奏畫守襄陽等郡營田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准御前金字牌伏蒙聖慈特降親札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臣竊觀金人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人累年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即今將以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

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  
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干冒天威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江北雖番僞賊馬勢重臣定竭力勤戮不  
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旰之念不勝慶幸

奏條具襄陽隨郢三郡防守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六日劄  
子備奉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防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今條具畫一開  
具下項

一 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城  
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擄或遭殺戮甚爲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  
治招誘人戶所有襄陽府已差武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借左武大夫權唐鄧  
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知襄陽軍府事親衛大夫原調觀察使牛皋權唐鄧郢州  
襄陽府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

承信郎本軍準備差遣孫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 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準備差遣周識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準備差遣李旦借承奉郎權本州通判訖

一 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李章準備差遣孫翬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俊借右修職郎權本州節度推官訖近訪聞逐州官葺治漸成次第

一 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指揮如蒙俞允乞降差筭施行

一 臣蒙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碩水腳錢一十七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今來臣自至襄陽已及月餘止有糧五千七百餘碩至軍前伏望特降睿旨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收復鄧州唐州信陽軍防守措置事宜 紹興四年

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奏臣近措置遣發軍馬掩殺番僞賊衆收復鄧州了當外有唐州信陽軍臣已調發軍馬前去收復及繼差官前去葺治所有唐鄧州信陽軍累經殘毀城壁損壞久不修治切慮日後難以保守臣已相度如逐州軍不堪防守即令移治穩便山寨如有賊馬侵犯即更切相度前

來襄陽府保聚臣已差撥二千人付安撫使張旦在襄陽府屯駐及令襄陽安撫司量行分遣軍馬前去唐鄧州以爲斥堠招集官吏軍民并差一百五十人往郢州二百人往隨州駐劄臣只候先所陳乞軍馬到來即更行量添撥付逐州府防守措置捍禦外臣緣所統軍馬道路日久委是疲勞除已統率起發前去德安府歇泊聽候朝廷指揮候勅旨

貼黃 臣先條具荆襄等利害所乞軍馬等事伏乞速降指揮施行

奏乞赴行在奏稟邊防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令臣依已降指揮前去鄂州歇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除已恭依外所有臣先條具陳乞事理未奉指揮施行契勘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州軍除已措置收復隨郢襄陽唐鄧了當只有信陽軍已調發軍馬前去收復尅日可下臣今有邊防子細利害欲量帶人從赴行在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所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紹興四年

奏乞先推賞劉光世軍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郡總率軍馬節次見陣掩殺番僞兵馬收復州軍了當續蒙朝廷令劉光世遣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臣於七月二十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光世遣鄺瓊軍馬於二十六日到襄陽府臣軍前雖其至不及期然臣之軍士知有後援所以能成薄効卒使不露封賞恐拂人情伏望聖慈將劉光世所差官兵特降睿旨先次推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奉收復唐鄧州信陽軍差官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勒近恭奉聖訓收復隨鄧等州軍了當先差過知通等葺治事務除已開具隨鄧州襄陽府知通職次姓名奏聞外今契勘唐鄧州信陽軍知通簽判職次姓名下項其餘官臣行下逐處安撫司取會別具奏聞次今開具下項

一唐州二員修武郎權知州事高青借通直郎權通判單藻

一鄧州三員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權知州事張應右承直郎借宣教郎權通判黨尙友忠訓郎借秉義郎權簽判邵傑

一信陽軍二員承節郎借成忠郎閣門祇缺

奏襄陽府路差補職官措置事宜狀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據襄陽府路安撫使司契勘本路州縣係居極邊全藉當職官協力措置數內下項官並係收復之初蒙制置司并本司逐急差權自管當事務以來愛民無擾治職有方實堪倚仗欲望詳酌申奏差補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借保義郎襄陽府兵馬監押王昇借迪功郎襄陽府觀察推官李霖借迪功郎襄陽府司理參軍周冲翼忠翊郎襄陽府司法參軍姚禾成忠郎借忠翊郎監缺 缺有科率及差借夫馬之類許人戶越訴當職官吏乞賜施行

一契勘人戶歸業之初委是貧乏全闕牛具子種欲乞量借官錢應副收買候將來合納稅日將所借官錢分四料隨稅送納

一契勘新復州軍其稅賦依赦降指揮權放三年所有養贍官兵錢糧無所從出若不給降深恐因循却致擾民伏乞朝廷支降錢米應副收糴并借貸耕牛子種本錢所貴歸業之民得霑實惠

一契勘新復州軍城壁樓櫓並合修葺防城器具並合置造所有合用錢糧伏乞朝廷特賜支降貴得應時辦集軍民兩安不致疏虞

一契勘人戶未歸業以前應欠官私債負不拘是何名色乞並行蠲放如州縣輒敢

理索乞重賜施行

一契勘新復州軍全藉官員葺治若不稍加恩數深恐無以勸諭今相度欲乞幾年爲任與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任滿無遺闕更與轉一官選人改合入官應權官權過月日理爲實歷月日

一契勘新收復州軍自合體認朝廷惠養寬恤之意用心存撫務令安業欲乞令逐一開具元管并後來歸業人戶單甲姓名所住鄉村開懇過田土頃畝帳狀申本司審覆詣實申奏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數立爲殿最

一契勘所收復州軍久經殘害上下凋弊州縣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勸課農桑懷柔百姓寬恤刑禁從本司保明申奏乞朝廷優異推恩若職事不虔亦乞重賜黜責

右畫一條具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措置楊么水寇事宜

紹興五年

前段

禹節制使喚事畢遣還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下流合用軍兵及會合諸頭項兵馬舟船并委飛措置施行所有岳飛本軍合用錢糧如所部州軍應副不足依舊朝廷給降及江西路支撥應副筭送臣疾速施行臣伏蒙新除恩命

已具奏辭免所有措置討捕黃誠楊太等賊徒事切緣臣所管軍馬並係西北之人不習水戰今蒙聖旨驅使不敢辭免謹已遵奉指揮外臣契勘湖賊黃誠楊太等占據重湖猖獗累年戰艦舟船數目浩瀚又賊衆多憑恃水險出沒作過今來若以湖南帥司馬準步諒兩項軍馬聽知鼎州程昌禹節制以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切慮如此事不專一臨時難以措畫有悞指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湖南帥司除留三千人在潭州彈壓外并荆南鎮撫司都共有二千人乞令臣量留一千元在鎮撫司外將其餘軍馬舟船盡數並撥付臣相度分布使喚兼馬準步諒亦乞令付臣使喚如鼎州緩急合要軍馬使用乞令臣相度分遣庶幾軍馬歸一斟量調發免致悞事兼契勘王燬已降指揮江州駐劄今來討捕湖賊正賴舟船使用欲乞將王燬隨軍舟船除海船及有餘船外只乞戰船并海湖船權暫盡數借撥付本軍候事畢日歸還臣訪聞湖南州郡係出產材木去處欲乞行下本路一就并釘線工匠應副添修本軍舟船其合用錢糧竊詳湖北路委是闕乏無以椿辦伏乞特降指揮專一令江西應副外券錢乞從朝廷寬剩支降庶不有悞事機所陳利害並係急切伏望聖慈詳酌依臣所乞前去措畫誓盡犬馬之勞以圖報効謹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契勘湖賊先與僞賊結連近探得陝府長安見今點集人馬東京亦已

聚兵今來襄漢諸州並係邊面防秋是時切慮不測前來侵犯作過伏乞  
添兵屯守及更抽調軍馬付臣遣發巡邊照管庶免悞事乞速賜措置施  
行

奏招楊欽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恭奉  
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臣遂先分遣軍馬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博易使  
賊乏食彘遣軍分頭齎執旗榜諭以禍福說諭招安潰其腹心并欲誘攻桀點以爲鄉  
導今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等招安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老小  
約一萬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十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  
及即時支破錢糧養贍并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填給付楊欽了當所有以次頭  
領亦見行取會契勘楊欽係賊之密黨今已服從正宜乘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  
兵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李道歸順狀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狀奏  
契勘臣嘗以國難未除虜禍方熾竊有意於恢復之事深籌逆計以爲中原之士性具

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以身陷虜僞之郊未能奮發於是多遣信實之人密行宣布朝廷之德意說諭約結俾其磨濯一心以待王師之舉相爲應援今有虢州欒川知縣修武郎李道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已到鄧州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出師筍子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筍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戰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幸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奏乞以恩例補張所男宗本文資狀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於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詰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以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令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賊豫逋誅尙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



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闔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牧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尙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繅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情昧死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取進止

奏乞移都節略 紹興七年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奏乞進屯淮甸筓子 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筓子奏臣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鄺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

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迪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筓子 紹興八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筓子奏臣自去冬聞金人廢劉豫有可乘之機是以屢貰管見塵瀆天聽三月二十六日領樞密院筓子奉以下缺

奏乞祇謁陵寢狀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伏覩正月十二日降到赦書金人交割河南州縣內京西河南府臣所管地方竊自劉豫盜據以來祖宗陵寢久廢嚴奉臣不勝臣子區區之情欲乞量帶官兵躬詣灑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敵情節略 紹興九年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欺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

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奏審謁陵寢行期筭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筭子奏契勘今日祇謁陵寢使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已到鄂州臣見辦集行役只候得士儂張燾關報行期便同起發或恐陛下別有使令願賜一一訓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追復張所原職略 紹興九年

臣竊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招撫使張所建炎初因謫官到潭州界內爲凶賊劉忠逼勒誘脅終不肯從遂至被害累經恩例因無人申請未曾牽復臣按所質本疏愚蒙朝廷識拔當艱危之際奮不顧身能以節死欲望聖慈矜憫特賜追復原職以激忠義之氣

奏李興吳琦轉官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本司近據統領官梁興申差人探報得河南府見被金人占據本府有番人七千餘人馬五千餘匹食糧軍三千餘人知府係叛賊僞奉國上將軍武

安軍節度使李成并差番人同知其本府管下福昌永寧伊陽三縣番賊不曾前去止有河南府鈐轄李興人兵往來私掠財物及據伊陽縣申亦爲上件李興事理臣已差乘義郎加道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本司中軍統領軍馬蘇堅權河南府事令擇一縣寄治府事招收軍馬措置事宜及拘收李興一行前來軍前使喚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臣照會施行所有李興吳琦轉官告乞給降付臣候再立微効日給付施行庶得有以激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乞定儲嗣節略 紹興十年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讐之意

奏乞乘機進兵筈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筈子奏臣比得衛州忠義統制趙俊差人齎到申狀自閏六月二十七日起離本州於今月初四日到臣軍前報比遣兵過河會合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了當又遣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軍過河河北州縣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朝廷乞遣發大兵前來措置臣契勘金人近累敗衄共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尙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人

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取進止

奏乞劉錡依舊屯順昌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奏勸會已降指揮順昌府分撥兵將嚴爲守備今來順昌府見闕守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揮辟差順昌府守臣日下具名聞奏劄送臣疾速施行臣除已恭依前項聖旨指揮施行外臣契勸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順昌府舊屬京西合撥屬本路並要岳飛分撥兵將嚴爲守備劉錡候岳飛差到兵馬將所部起發前去鎮江府聽候指揮使喚本司契勸所管軍馬已分布調發前去陝虢西京陳蔡潁昌汝鄭州一帶并已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兩次申奏乞將劉錡一軍且令於順昌府屯駐庶幾緩急可以照應去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已申奏事理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號令歸一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勸武功大夫果義團練使知陝州軍州吳錡本司於今年六月十三

日差兼京西湖北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司選鋒軍副統制後來於閏六月二十  
六日改差兼撞軍統制軍馬令團集忠義人兵與本司差去統制官措置掩殺金人收  
復州縣今據吳琦申准川陝宣撫使司筭子恭依聖旨便宜黜陟勘會陝州最係極邊  
其知州武功大夫果義團練使吳琦業糾集忠義軍兵據險保聚捍敵金人理宜增重  
事權今差兼管內安撫統制忠義軍馬除已奏聞外仰准此除已祇受外申乞照會臣  
契勘川陝宣撫使司差吳琦前項職事委是與本司交互事不歸一兼虢州亦元屬陝  
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虢州依舊撥隸川陝宣撫司其知虢州武糾并元帶去軍馬  
却乞發還本司應副使喚及寄理武功大夫博州刺史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本司先  
次依已得聖旨便宜指揮差兼本司左軍統制今據李興申准朝廷指揮差知河南府  
兼本路安撫使今來措置事宜之間照應不一切恐有悞指蹤并蔡州汝州近准朝廷  
撥隸京西南路欲乞將遂州依舊撥隸河南府路別差帥臣并蘄黃光州元屬淮西亦  
乞並撥隸本路庶幾歸一緩急不致悞事只乞令臣依舊爲朝廷守湖北京西兩路以  
備緩急使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止班師略 紹興十年

契勘金人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譟者敵欲棄其輜重疾

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奏赴行在劄子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  
飛劄子奏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筆處分前赴行在奏事  
伏乞睿照取進止

奏乞會諸帥破敵狀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  
飛狀奏近據探報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勸目卽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  
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旣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照應張俊等會兵狀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臣今  
月十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親劄一通臣卽時拜恩跪領訖伏讀望訓以金人侵犯  
淮西已在廬州張俊等併力與敵相拒令臣提兵合擊或來江州或出蘄黃繞出其後

臣敢不仰體睿眷殫竭愚陋今日已抵黃州現前去舒蘄州界相度形勢利害看敵意向別行措置不知張俊等會戰在甚日庶幾臣得以照應 缺

奏乞發回親兵筭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筭子奏臣契勘諸路軍馬已撥屬御前今來臣有將帶到親兵等除量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乞發遣却歸本處所有鄂州及襄陽府等州軍有以前發去防隘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伏望睿慈早賜措措庶幾使緩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悞事取進止

奏乞般家屬筭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筭子奏臣昨日嘗具奏筭子冒聖聰欲乞先次般妻男雲一房來行在臣今欲乞盡數契勘一同來行在居住取進止

奏廣德捷狀 建炎三年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臣岳飛狀奏恭依聖旨將帶所部人馬邀擊金人至廣德軍見陣共斫到人頭一千二百一十六級生擒到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并遣差兵馬收復建康府溧陽縣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撤八等一十二人金人回犯常州分遣兵馬等截邀擊掩殺四次見



陣擁掩入河棄頭不斫生擒女真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渭等一十一人委是屢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鄧州捷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勦叛賊李成與金人劉合孛堇陝西番僞賊兵併聚於鄧州西北筍三十餘寨臣遣發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前去掩殺據統制王貴張憲等申七月十五日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共數萬接戰分遣王萬董先軍兵出奇突擊其賊大潰降到番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奪馬二百餘疋衣甲不知其數內高仲將一項殘零人馬走入鄧州閉門堅守十七日功鄧州將士不顧矢石蟻附而上破鄧州殺死番僞賊馬鑿戰大獲勝捷爲暑月疲勞見起發前去德安府歇泊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復三州捷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准指揮遣飛進發軍馬掩殺番僞賊馬於五月六日收復隨州七月十七日收復鄧州二十三日收復唐州并已收復信陽軍並已差官葺治屯兵防守

已班師江上歇泊謹錄奏聞伏候勒旨

奏討湖寇捷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差統

制官任士安部押軍馬前去 金陀粹編原  
本闕五字 措置把截黃誠等賊馬去後據任士安申五月

五 金陀粹編原  
本闕六字 僞太子渠魁黃誠等節次前來侵犯永安寨其賊 金陀粹編原  
本闕六字 匹步軍二萬

餘人擺拽十餘里與官兵相拒鬪敵 金陀粹編原  
本闕六字 率親兵并武功郎統領陳照人馬分路

會合至永 金陀粹編原  
本闕六字 陣前來迎敵任士安引兵當頭衝擊賊徒敗走奪 金陀粹編原  
本闕五字 精蹤

追襲過苟陂山殺死甚多奪到衣甲器械捉到賊人馬見別具狀供申外委是大獲勝

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復西京長水縣捷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據

統制官王貴申遵依指揮差武經郎第四副將楊再興等統率軍馬前去收復西京長

水縣去後今據申八月十三日進兵到長水縣界業陽逢僞齊順州安撫張宣贊下孫

都統并後軍統制滿在擁賊兵數千人拒敵當時分布軍馬掩擊賊衆殺死五百餘人

生擒後軍統制滿在并徒衆一百餘人及當陣殺獲孫都統首級其餘殘黨盡皆奔潰

再興遂再進兵於今月十四日到本縣界孫洪缺再逢張宣贊親率賊馬二千餘人隔河原缺遂鼓率人馬鬪敵殺散原缺日二更缺來缺復長水縣了當奪到金陀粹編原石給散百姓官兵食用即時本闕七字無分毫搔擾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復潁昌府捷狀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除於閏六月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外憲復統率軍馬追襲賊帥韓常其賊大敗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陳州潁昌捷狀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據諸軍申到收復下項

一據前軍統制張憲申將帶諸統制將官前去措置陳州閏六月二十四日午時離陳州十五里逢賊馬軍三千餘騎見陣掩殺其衆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並進離城數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布大陣憲遂鼓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敗走已收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

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一據踏白軍統制董先遊奕軍統制姚政等申統率軍馬在潁昌府駐劄閏六月二十五日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率軍馬出城迎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國大王并韓將軍邪也孛堇賊馬六千餘騎擺布成陣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鬪及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除殺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鄭州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中軍統制王貴申先次遣將楊成等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鄭州今據楊成等申於閏六月二十五日到鄭州南逢番賊頭領漫獨化等部領賊馬五千餘人見陣成等遂鼓率將士與賊見陣掩殺賊馬敗走收鄭州撫定了當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中牟縣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王貴申據准備將劉政等申將帶人兵於閏六月二十九日夜刼破中牟縣金人萬戶漫獨化賊寨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奪到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一百餘頭衣物器甲等不計數目即未知萬戶漫獨化存亡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復西京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尋差中軍副統制郝叚等統押軍馬前去措置收復西京去後今據郝叚等申進發至離西京六十里下寨於七月初一日有金人馬軍數千騎前來即時差將官張應韓清將帶馬軍於賊來路把截其賊前來迎敵官軍張應等即時掩殺賊馬敗走躑進發軍馬當日酉時直湊西京城下其金人爲已敗衄富夜棄城逃遁於初二日早收復西京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圍城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

馬軍一萬五千餘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郟城縣北二十餘里尋遣發背嵬遊奕馬軍自申時復與賊戰鬪將士各持麻札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厮劈鑿戰數十合殺死賊兵滿野不計其數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却奪到馬二百餘匹委戰太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復南城軍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據本司統制忠義軍馬孟邦傑申遵依指揮令措置收復南城軍邦傑尋遣差將官楊遇等將帶人馬收復據楊遇等申七月初四日夜二更以來南城軍北角與金人交陣擁掩落水溺死賊衆不知其數并殺死賊人三千餘人所有奪到鞍馬舟船器甲弓箭旗槍等別具上供申外逼逐賊兵出城上船渡河至初七日收復南城軍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郟城縣并絳州垣曲縣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申時據巡綽馬報覆有番賊馬軍一千餘騎徑來侵犯

鄆城縣北五里店在後塵頭不絕不知數目臣躬親提領軍馬出城迎敵遣差背嵬將官王綱等將帶背嵬使臣五十餘人騎前去探賊據王綱等稱於五里店見賊擺一字陣內見一名甲上着紫袍認是頭領遂一齊入賊軍併手斫下上件頭領其餘賊衆一發退走今於斫下屍首上并馬鬃上取到紅漆牌子二箇上題寫阿李朶李堇追趕賊馬二十餘里當日又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董榮申依准指揮統押軍馬前來過大河勦殺金人音占寧州縣興等於今月初一晚到黃河南岸措置濟河其黃河北岸有金賊三十餘人騎於岸口擺列陣勢守備人馬興等於初二日早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渡河到北岸賊馬就岸交戰其賊敗走追趕入絳州垣曲縣閉門拒敵興等遂行張勝說諭不肯歸降至午時興等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措置絞縛雲梯一齊上城接戰殺死番賊不知數目活捉到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并奪到戰馬一百餘匹器仗等見行撫存人戶安業依舊種作外申乞照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小商橋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三日統率背嵬遊奕并諸軍人馬起發前來小商橋北一帶至臨潁縣措置掩殺金人於今

月十四日天明據綽路馬報臨潁縣南逢陵人綽路馬遂追趕過縣三十餘里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其賊望潁昌府尉氏縣路前去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河北諸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趙雲李進并董榮牛顯張峪申依淮指揮將帶人馬過河占奪州縣掩殺金人興等除已於七月初二日收復絳州垣曲縣了當已行供申外興等統押軍馬至七月初四日到孟州王屋縣界地名西陽邵源駐劄兩寨漢兒軍張太保等部押手下漢軍人馬六十餘人前來投降至初五日辰時到王屋縣西地名東陽有駐劄北軍一寨爲興等統兵前去其賊棄寨逃走當日午時統率軍馬到王屋縣賊馬爲興等人馬逼近并已棄城逃走興等人馬不曾入城乘勢追趕賊馬二十餘里奪到戰馬八匹殺死賊兵三十餘人并奪到衣甲刀槍旗幟無數興等差人招誘王屋縣百姓首領王璋等五十餘人當面出給旗榜招集本縣逃走軍氏着業去訖至初六日統兵到孟州濟源縣西地名曲陽二十里以來逢金賊高太尉賊馬五千餘人騎前來興等躬親統押人馬分頭前去迎敵與賊血戰自辰時及午時其賊大敗殺死金人一十餘里橫屍遍野并奪到器械槍刀旗鼓等無數及活



捉到金人八十餘人興等收兵歇泊下寨間至未時以來有高大尉再將到懷孟衛等州界發來賊馬一萬餘人騎分布前來興等對面擺陣相拒興等即時分布軍馬併力與賊迎敵不顧死生血戰自未至酉時勦殺金人步軍八分已上奪到戰馬驢騾二百餘頭匹活捉到金賊一百餘人追襲至縣西門其高太尉將帶殘零賊馬退走興等爲官軍盡日見陣傷中數多遂統押軍馬前去本縣北十餘里地名燕川歇泊下寨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穎昌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準指揮統率諸軍人馬於穎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餘騎直抵穎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軍統制董先選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貴親統中軍遊奕軍人馬并機宜岳雲將帶到背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屍滿野約五百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續具數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臨穎捷狀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八日到臨穎縣東北逢金賊馬軍約五千騎分遣統制徐慶李山寇成傳選等馬軍一布向前入陣與賊戰鬪其賊敗走追趕十五餘里殺死賊兵橫屍滿野奪到器甲等無數輕騎牽到馬一百餘匹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狀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五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正任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已兩具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幅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卻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旣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寵况九江乃控扼之重地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取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以所取黥布於滄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吝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

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閣門祇候狀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七日准樞密院筭子奉聖旨除臣男雲保義郎閣門祇候者伏念臣寒陋無堪上感聖恩備員軍事未有涓埃之力以報國家况臣男雲俾從戎伍未立寸効豈足仰副異眷實不遑安伏望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罷制置使職事狀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飛昨蒙聖恩除臣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不敢辭免伏恐朝廷別有使令實不自安方具陳控繼蒙除臣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令臣收復襄陽等六郡臣深體國事之急憤激于懷是以承命出征不暇辭請今來並已收復了當竊念臣人微望輕難任斯職欲望特降睿旨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令臣罷制置使職事依舊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得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侍親疾筭子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戇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惻愍無他規避覲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覲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啣環誓圖報効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辭建節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伏念臣賦資凡下才不逮人旄節之崇實匪序遷之比在於疏逖尤非宜據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以安徽分庶免顛隲之患實出生成之賜取進止

奏辭建節第二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

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先具辭免江南西路舒蘄等州制置使蒙恩降詔不允續准省劄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於今月初二日即具辭免干犯天聰至今未蒙施行伏念臣譴薄之資無足比數誤辱聖恩備員軍事雖竭疲驚殊無補報空糜饋餼朝夕靡遑若更貪戀寵榮不惟取誚人言亦於臣之冒濫實所不安伏望睿慈洞察檢會臣前所奏追寢成命早降指揮令臣依舊官資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安愚分未致顛隲終圖報効素瀆天威臣無任震汗之至取進止

奏辭建節第三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清遠軍節度使蒙恩降詔不允臣再瀝肝膽之誠仰瀆天聽乞賜追寢成命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再降詔不允臣寒陋無堪才術凡下區區武弁不當輒具汎辭控免惟是旄節之重實匪所堪事干國政不容冒受惟望早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奏辭建節第四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清遠軍節度使特降聖旨不

尤不得再有辭免伏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効遽叨旄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皇安處方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壓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奏繳節度告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近蒙降到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告一軸臣實有愚悞已累行具奏不敢祇受伏望聖慈速賜追還以安徽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劾劉康年僞奏乞恩狀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佛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蓋臣先有鄂州駐劄日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襄漢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

名印紙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填陳乞臣之私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陛下擢任兢兢旦夕每虞不稱如臣近者蒙恩以收復襄漢六州寵加旌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祇受慮或取誚公論有玷清朝敢謂康年遽上此請方當國家多事之際陛下宵衣旰食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捐身効命少圖補報况復敢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臣若不披露肝膽力爲辨雪天下其謂臣何伏望陛下察臣惴惴實未嘗敢萌此意乞將上件恩數早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黜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筓子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筓子奏契勸臣近於正月初一日嘗具奏聞爲本軍提舉一行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乞母封國夫人次男雷換文資僧慧海禪師事乞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印紙事理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黜責施行去後今月十七日准尙書省筓子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罷神武後軍提舉一行事務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襄漢等賞飛母封

號係是特恩可依已降指揮餘令改正臣以猥瑣之資曲荷天地廣大之恩終不加罪保全微臣臣雖殞身無以仰報聖德萬分之一重念臣奮跡單微今來濫厠承流於法母已是當封淑人遭際陛下實爲榮幸豈敢踰分過有邀求前三事上感睿照特賜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未蒙改正竊惟國家封爵自有彝制豈可躐等超遷有紊舊章若因劉康年妄有陳請陛下必欲以此封臣之母不惟臣終不遑安亦有公論不以爲允伏望聖慈洞察憐臣懇懇之誠俯從所欲將臣母特封國號事速賜追還以正名分取進止

貼黃 如以爲特恩不可復奪乞將飛旄鉞恩數追寢回授施行庶幾不致濫受

伏乞睿照

奏辭男雲雷除閣職劄子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一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閣門宣贊舍人雷閣門祇候伏念臣寒陋之資遭際聖明恩紀過厚比者入覲天光薦叨異數顧雖捐軀致命莫報萬分今者寵眷日來又及賤息念臣何功冒茲優渥成命初頒驚悸失措實惟臣么麼賤微凌躐已極而父子僥冒公議尤所不容陛下如欲始終保全願收還誤恩俾安愚分庶幾不犯貪進



之戒獲道他日之譴取進止

奏乞除在外宮觀筍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筍子奏比具誠懇冒犯天聰以荆襄三路目今盜賊屏息乞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俞允竊念臣自收復建康相繼六年正當大暑討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軀効命報稱之時固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成入廣漸染瘴癘後來屢中暑毒每至夏月疾間發作兩目赤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侍病旣在身母且垂白若臣貪冒寵榮不知進退非惟臣所不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陛下恢復故疆奉迎二聖宜選賢能建圖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權以妨豪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天聽欲望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尙可以備員邊面以受驅策伏乞俞允早賜降付施行不勝幸願素瀆宸扈臣無任震汗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除在外宮觀第二筍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筍子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嘗具奏筍冒犯天聰惟切震懼朝夕恭候宸命今月十九日准尙書省

筓子奉聖旨岳飛已平湖湘見措置上流事務責任繁重所請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身田野勢援孤單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曲垂覆育雖臣捐軀効死豈足以圖報萬分之一臣前所請固非忍爲亦非所願實以臣垂白之親別無兼侍年來多病頗覺羸瘠又臣先所染瘴緣冒暑毒今亦未瘥雖平居無事猶恐不能任責況今日上流形勢所繫至重若非智謀宏遠勇略過人者安能分陛下宵旰之憂仰副委寄如臣不才冒濫寵榮加以抱疾而不知止終恐有悞使令上貽陛下憂顧伏望聖慈察臣愚懇不敢飾辭早賜俞允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苟免顛隲實出生成之賜取進止

奏乞除在外宮觀第三筓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筓子奏先具誠懇冒瀆天聰乞一在外宮觀差遣准尙書省筓子奉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自白丁誤蒙器使仰荷聖慈委曲異眷雖父母之愛其子何以復加顧臣之事陛下豈不願殫竭疲驚以畢此生仰圖報効况今防秋是時詎敢託以他事覲安閑退實緣臣老母垂白多病又臣漸染瘴疾四肢墮廢兩目昏赤而臣職掌兵戎繫國利害莫大於此臣若貪冒榮寵昧於進退不哀鳴控告於君父在臣一身固不足惜重念朝廷付以上流責任不輕恐致顛隲有悞委寄伏望睿照矜其愚悞別無規避特降

指揮檢會臣前所陳請早賜俞允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檢校少保恩命事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曲降詔諭未賜俞允臣義有未盡踴躍靡皇輒敢再獫丹誠仰干淵聽伏念臣本無才術誤膺眷渥未能攘卻夷狄掃除僭竊以副陛下削平禍亂之以下缺

奏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除臣檢校少保恩命今月初一日再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已三貢辭章出于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芥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預三孤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徙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早還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奉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兩具辭免招討使恩命今月十六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才術空疏智識凡下方懇辭檢校少保之恩豈謂復進招討之任薦膺眷渥撫已驚惶切惟闔外之重責任非輕自匪德望服人韜略邁衆何以仰副陛下遴選委寄之意如臣不才曷足當此伏望聖慈察臣之衷實欲少安分守早賜追還成命庶叶師言取進止

奏辭宣撫副使劄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五月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奏勸會岳飛已降指揮除湖北京西南路宣撫副使奉聖旨疾速兼程前去鄂州措置軍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樞迎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醜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躡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奏辭母亡格外賻贈及協辦葬事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狀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尙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協力措置施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般挈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集所有上件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併賜寢罷庶安愚分謹錄奏聞伏補勅旨

奏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聖恩以臣母身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即具懇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聖眷過於山岳感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難重疊祇拜伏望特賜寢罷取進止

奏乞終制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勸會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

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  
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  
以纏綿臣以身服戍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  
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  
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  
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  
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奏乞終制第二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准樞密院劄子勘會臣母魏國太夫人姚氏身故已降指揮起復  
仍日下主管軍馬職事不得辭免仍具已供職月日聞奏臣契勘除已具辭免奏聞外  
伏望聖慈檢會所奏特許臣終制取進止

奏乞終制第三劄子 紹興六年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湖北路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令  
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得少失機會

伏念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尙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灾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瀝血誠披告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隲上辜委寄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進止

奏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臣先爲目疾昏痛不能視物在假服藥醫治累奏乞致仕將宣撫司事務權令參謀官薛弼參議官李若虛管幹已申奏朝廷聽候指揮去訖未蒙回降指揮十月十五日夜據參謀薛弼傳到御前劄子一封付岳飛係金字牌降到內係黃紙臣遂折開認是宸翰臣卽時遙拜跪領不覺感激涕泣臣平日切切思報陛下之心惟冀當此大敵少展區區適以病目轉覺昏暗臣私心不勝痛憤又於十六日據薛弼申累准金字牌降到御封樞密院劄子催促全軍人馬前去江池州稱已勾抽襄陽等處軍馬前來猶恐遲緩已整促在寨軍馬止候兜請錢糧俵散衣賜了當先次起發臣比在假每日連併服藥全未見効伏望睿慈檢會臣累奏事理速賜施行庶幾不悞國事取進止

奏辭太尉筭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筭子奏  
今月二十五日進奏官報內降白麻一道除臣起復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伏念臣本無寸長誤膺器使且陛下以太上梓宮未還作興文武雪恥羣狄高名大  
爵正當謹與以激厲天下而臣何功率先濫及伏望聖慈特垂天鑒察臣惴懼元非飾  
辭追還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陷清議臣仰冒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辭太尉第二筭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筭子  
奏臣昨日具奏乞追寢太尉恩命於今月二十六日准右武郎同知閤門事兼客省四  
方館事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潘永思齎賜到告命一軸螻蟻之誠未回天聽不  
免再瀝忱懇伏念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志於奮張皇威削平僭亂以爲北虜不滅  
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之念旣而誤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荏  
苒積年腥膻叛逆之族尙據中土而臣之官職歲遷月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  
職不爲不崇豈容一向叨竊不自愧恥伏望聖慈特賜哀矜察臣愚衷收還大命庶令



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厚恩不犯盈滿顛隕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見寄納平江府軍資庫取進止

奏辭太尉第三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兩具奏乞追寢太尉恩命今月二十九日准尙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令日下祇受臣一介么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天聽用敢不避再三薦控誠慙臣頃以目疾廢事日久近者商虢潁蔡之戰皆由仰遵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且太尉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爲今日右武之勸臣若謬居不辭是因臣一已而怠天下伏望聖慈特回淵鑒收還謬恩令臣只以見官待罪軍旅庶幾天下始知大官之爲可重不累陛下立政惟人之明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辭太尉第四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三具奏乞追寢恩命今月二日准尙書省劄子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累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仰荷聖慈詔諭諄復然臣實以私情迫切不容冒進竊

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器用每安於敝陋正恐綿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  
覺眚臣伏自去春丁家憂棘不復敢有榮官之念繼以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即  
此可見臣若復尙貪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災疚之來不特今日伏望聖慈特回天聽收  
此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疊犯天威不勝惶懼顛越之至取進止

奏乞免立新班筭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筭子奏  
據幹辦官于鵬申准行在閣門聞已降制岳飛除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  
京西路宣撫副使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不候正謝令立新班臣已辭免外所有合赴  
朝殿起居乞立舊班取進止

奏辭男雲轉三官筭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筭子奏  
臣伏覩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  
合乞推恩等第若更叨冒今來恩數似出無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也所有  
上件恩命實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收還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辭男雲轉三官第二筭子 紹興七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近具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本  
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  
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  
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紹復  
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誠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  
幸甚取進止

奏辭開府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正月二  
十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白麻一道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者臣初捧制文尙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  
幹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闔之寄例進優秩  
不惟臣一已私分愈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覲面目伏念臣奮身疏逃叨國顯  
榮每懷尸素之憂未効毫分之報豈可因此霑澤遂乃濫預褒陞伏望聖慈特賜睿斷  
毋嫌反汗亟寢誤恩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待朝廷追

取外冒犯天威不任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奏辭開府第三劄子 紹興九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已具辭免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恩命今月二十七日蒙降到詔書不允者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以榮耀鄉里而顯賁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隲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

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複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兪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取進止

奏乞解軍務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謂事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以知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顧在身官爵之崇皆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糜身以圖報稱然臣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効寸長不惟曠職之可羞况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患日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黽勉恐有誤於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養痾漸獲於平愈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旣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陛下俯昭誠憫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林泉以歌詠陛下聖德爲太平之散民臣不勝幸甚他日未填溝壑復効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命之至取進止

奏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邱壠以便養痾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尙閔兪音不

免控瀝肺肝再攄悃悞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腹心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悞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自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惻洞明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藥臣不勝感戴聖德願望之至取進止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筓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東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筓子奏臣今月十五日准尙書省筓子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可落閣職與轉武顯大夫遙郡刺史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尙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躡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墮而臣益切滿盈之愧况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効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今月三日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辭免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者忖念臣遭遇宸眷倍於常倫初無顯赫之功以稱褒崇之典又况臣男雲愚  
蠢無知涓埃未效疊蒙優渥以臣之故冒濫爵祿已爲過分今若又寵以異數使之叨  
據不唯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罪  
亦復難逃伏望聖慈俯回天聽特賜追寢實爲臣父子之幸臣不勝激切震汗之至取  
進止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近兩具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者恭讀之際愧汗交流伏念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曲折之辭前已備  
述不敢喋喋上瀆天聽臣以辭免開府恩命重蒙玉音戒諭丁寧又不敢固違天意踴  
躍拜命已切悚惶今若并臣男雲無功進職是臣辭榮而益榮避祿而邀祿也恩雖至  
厚公議謂何伏望特簡淵衷俯回洞照特賜寢免庶安愚分取進止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先三具劄子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恩命事今月二十一日准尙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  
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疏逃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  
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  
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  
賞則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  
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  
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奏辭少保第三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兩具  
辭免今月初十日伏奉詔書不允者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  
苟得以貪爵祿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



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忽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

奏辭少保第四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今月初九日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况乃孤棘實爲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謫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懃懇特降俞音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斧鉞臣不任戰慄俯伏俟命之至取進止

奏辭少保第五劄子 紹興十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聖恩特降告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今日下祇受仍依累降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君義無有己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羗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礪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奏辭册命恩數劄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北京西路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准制命授臣少保累具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不避斧鉞之誅再露丹誠仰干天聽乞賜追寢又於今月初一日奉聖旨指揮閣門岳飛除少保累具辭免已降指揮不允日下祇受不得再有陳請可令便立新班特放告正謝臣已於今月初二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册命恩數伏望睿旨許免以安愚分取進止

奏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決戰於陳穎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告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鑒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勵庸別圖報効取進止

奏乞依樞副舊例叙位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恩除樞密副使已具懇辭未沐矜許伏奉聖旨令參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臣契勘參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易愚分可安取進止

奏乞依樞副舊例叙位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參政與樞副叙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鑒許臣只依近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奏辭恩例錫予筍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筍子奏臣於今月二日正謝伏蒙聖恩依例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念臣一介么微遭遇宸眷之厚近年累曾蒙恩賜金帶等物今更循例錫予在臣無能實爲過分伏望睿慈特賜寢罷庶使蠢愚不致冒濫干瀆天聽臣不勝惶懼之至取進止

奏辭例賜銀絹筍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筍子奏今月初九日御藥院官衛茂實奉六月十三日聖旨以臣初除樞密副使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遭遇聖眷至厚至深旣擢任於樞庭又錫賚以多物內外情文靡所不盡陛下所以待人臣之禮斯亦至矣然臣稟生奇蹇賦分寒薄夙夜震驚恐不足以當陛下錫予之厚伏望聖慈俯垂睿照收還所賜銀絹庶使稍安分量不至盈滿取進止

奏辭例賜銀絹第三筍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筍子奏臣近蒙指揮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已兩具筍子奏乞賜蠲免今月十二日准尙書省筍子奉聖旨不允竊緣臣聚集口累不至重大逐月請俸贍養有餘若更叨冒錫予至於無厭則不知足之患深可爲戒臣不免

再具誠懇仰瀆聖聰伏望睿慈俯垂天鑒特賜蠲免施行取進止

奏辭男雲除帶御器械筓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筓子奏臣於今月初九日准尙書省筓子七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除帶御器械伏念臣叨冒聖恩擢寘樞府靜思無補已劇愧顏臣男雲年少蠢愚未練官業今輒處以御帶之職實爲親在近臣寒微尤不遑處兼恐於法或有妨礙不免控瀝危懇仰瀆聖聰伏望睿慈曲垂天鑒追還已降指揮庶得稍安愚分取進止

奏辭男雲除帶御器械第二筓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筓子奏臣今月十二日准尙書省筓子奉聖旨以臣辭免男雲除帶御器械差遣不允臣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殘未練達世務一日驟遷此職實非騃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伏望睿慈追還雲上件差遣庶免人言少安愚分取進止

奏乞解樞副使第二筓子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筓子奏臣已具筓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至今累日未蒙俞

允竊念臣性識疏闇昧於事機立功無毫髮之微論罪有邱山之積加以望輕任重德薄寵殊荷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沓至私義奚安欲免累於明恩理合圖於亟去伏望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樞庭許投身於散地欲乞檢會臣前奏早降處分施行取進止

奏乞解樞副第三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闕兪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奏辭恩賜兩鎮節度充萬壽觀使第二劄子 紹興十一年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三日伏蒙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告軸仍奉朝請臣已謝恩外緣臣見具劄子辭免已將告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伏奉詔命不允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

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分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疏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隲上辜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岳忠武王集

公牘

申省乞淮南東路重難任使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秦州岳飛狀申照得飛近准指揮差飛充通泰州鎮撫使仰認朝廷使令之意除已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契勘金賊侵寇虔劉其志未艾要當速行勦殺殄滅淨盡收復諸路不然則歲月滋久爲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飛今來所乞將飛母妻爲質免充通泰州鎮撫使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令飛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伺便迺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飛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盡臣子報君之節謹具申尙書省伏乞鈞慈詳察特賜數奉指揮施行謹狀

小貼子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赴新任如蒙指允飛所乞即乞速賜指揮亦不敢仰干朝廷別求添益軍馬伏乞鈞照

申省條畫合行事件筭子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秦州岳飛筭子契勘飛承尙書省筭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授通泰州鎮撫使兼知秦州今具條畫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飛所統人馬見在常州宜興縣駐泊其本縣已是缺乏錢糧無可應副飛見擇日起發前去之任竊聞江陰鎮江見今全闕濟渡舟船兼飛所管官兵老小數多若以見有舟船裝載半月不能渡絕切慮軍兵闕食失所欲乞於平江府常州江陰軍等處支撥糧米三二萬碩應副即日未渡江以前食用

一泰州全藉興化縣在水鄉多收稻穀以贍兵卒今蒙已降一指揮從薛慶所乞隸屬承州泰興縣又已割屬揚州兼契勘泰州舊有四縣內倚郭海陵附近州城累遭賊火蹂踐全無所收如皋一縣臨於大路所收不廣今來泰州一小郡難以却將兩縣屬別州顯於軍民妨闕伏望詳酌將上件兩縣依舊隸屬本州所貴軍民通便如蒙許允乞作特旨行下恐有人情未便有妨應援

一本軍頭口老小正兵七萬餘人口飛差人前去體探得通泰二州即日並無糧斛况糧斛猝急難以擘畫飛體國不敢過有陳乞支給錢糧欲乞借支兩浙淮南路鹽鈔一百萬貫逐旋還納鹽事司准充鹽本

一飛見帶軍馬萬餘自春並不會支給衣賜今來合給冬衣之時今體訪得通泰州即日錢帛闕少本州人兵尙無可支散切慮因此失所伏望詳酌體念特賜於有錢絹官司或別州軍去處支給冬衣一次貴免官兵赤露失所

右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安撫司乞兵馬糧食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廢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墩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尙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菱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月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俾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司進兵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

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目尙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委實難以支梧今月十二日准本州遞到今月六日指揮飛除已遵稟外契勘金人盤泊日久連破諸鎮王鎮撫郭鎮撫等各歛兵自保其志已驕即日承楚一帶民戶逃死別無擄掠易於攻卻據探報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疏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以來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立大功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申安撫相公使司伏候指揮

申省招安寇盜狀 紹興元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湖東路見今盜賊嘯聚動以數萬李宏在岳州劉忠在湘陰曹成在道州作過其餘寇盜不少除見措置勦殺外其間若有能改行自新之人未委合與不合招安如許飛招安欲望給降金字牌黃旗十副仍乞差使臣管押付飛交割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措置收捕曹成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契勘飛承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指揮統率軍馬前來湖東措置收捕曹成賊馬飛尋依時起發及沿路不住差信實人到道州以來體探上件曹成作爲次第至三月三十日遊兵到衡州茶陵縣承諸處探報曹成已於三月二十七日起離道州望全永州路前去緣茶陵縣至道州尙有六百餘里飛未敢信憑遂領一行軍馬前來郴州桂陽監體度賊馬的實動息於四月初八日到郴州管下永興界地名橘水部承郴州并桂陽監公文探知曹成賊馬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賀州界去訖至二月二十七日並已起離道州盡絕本軍亦差人探得與諸處關報一同飛今部領軍馬前去道州如到彼賊兵未遠即便尾襲追趕若逃遁程途已遠其賊聞飛兵到必不敢前來拒敵飛欲深往追趕又恐二廣不曾得朝廷指揮不肯應辦錢糧必致闕誤兼近據潭州申劉忠掩殺馬友下統制王成大潰竊恐馬友見飛已入湖東及曹成遁走又不能捍禦劉忠賊馬以此心懷疑惑別致生事飛欲竟往潭州安撫馬友訖先次措置勦殺劉忠等賊了當卽乞前去收捕曹成除已具錄奏聞外伏望特降指揮付飛遵依施行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契勘曹成賊馬經由全永賀州界逃遁已不住關報廣東西安撫使請  
爲統率逐路軍馬照應把截無致侵入二廣外伏望特降指揮下逐路帥  
臣更切火急嚴緊把截施行伏望指揮

又小貼子契勘湖東事體非輕飛出自寒微望輕材薄今令權一路切恐不能稱  
任止乞依舊統制名目前去追殺曹成仍乞先次行下二廣路令應副一  
行錢糧仍乞一才幹官充隨軍運使專一措置錢糧庶得常不闕誤

申省分撥軍馬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  
申契勘飛近奉聖旨差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及統率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  
諸頭項軍馬前來措置掩殺曹成飛尋依應起發已到湖東界其韓京元屯兵衡州茶  
陵縣吳錫在郴州兩項所管官兵多是老弱及湖東士人在內充數其實堪出戰人各  
不滿一千又緣不經戰鬪久在州縣屯泊全無紀律今來飛已將上件人馬除揀選不  
堪披帶人給據放散外將實堪披帶人數分撥付本軍諸將收管使喚乞謹具申尙書  
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支撥戰馬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指揮差撥飛軍馬前來措置收捕曹成賊馬其曹成近自道州起發部領賊衆於賀州界深山桂領筍立巢穴占據峻峻備敵官軍飛提兵到北藏嶺下寨其賊嚴備守隘飛料曹成騎兵頗多緣飛所管戰馬比之曹成數目十不及一遂逐急於廣西經略司省馬內借到三百匹乘騎出戰與曹成下王淵賊馬見陣約及數時殺散王淵了當其所借省馬爲自廣西遠來料食不足例皆疲瘦及見陣往來馳逐落崖倒死者一百八十四匹伏望特降指揮將上件見管未還廣西馬數特許存留充神武副軍出戰及更乞下廣西經略司支撥堪好馬五百匹付飛使用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平蕩盜賊功賞筍子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西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筍子契勘今年討捕虔吉州界盜賊山寨計數百餘座其吉盜如彭鐵大李動天兩寨結連肆毒其徒多至數萬侵犯江西湖南及以首領號爲十大王桀黠爲甚虔盜如陳容羅閑十等四百餘黨自爲頭首各成寨柵其徒十餘萬衆結爲表裏拒敵官軍尤爲猖獗恃賴山險侵犯數路廣東則循梅潮惠英韶南雄以至廣州江西則虔州南安之雩都江東則建昌軍

福建則汀州邵武等皆爲所攻，刼縱橫往來者數年。飛頃奉聖旨提兵討之，雖正當盛夏炎瘴交侵，而一時將士奮不顧身，爭先用命，以獲平蕩。首領雖衆，並就生擒，一無遺類。向非賞罰明均，何以使人盡力如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將今來功賞，依去年韓開府收捉福建范汝爲恩例施行。庶使有以激勸兵將，緩急可以倚仗。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契勘飛近蒙朝廷褒擢，飛累具辭免，不蒙俞允，卽非欲誇大微勞以謀身計。蓋恐朝廷將來別有使喚，庶得將士盡力區區之愚，畢盡於此。伏乞鈞慈，特賜詳察。

申省探報僞齊屯軍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制置使岳飛狀申據探到僞齊添差番賊并簽軍見在新野龍陂胡陽棗陽縣并唐鄧州一帶屯駐大段數多。見一面竭力措置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措置襄漢乞兵狀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恢復襄漢仰遵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發

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御前處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見  
奏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指揮飛之所陳皆蒙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分屯勁  
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况今已近  
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以  
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金賊劉合孛董僞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僞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君相之祐成此薄効今既得之實控上流國  
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之兵雖蒙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後  
抽調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撥到牛皋董先兩頃共一千餘人合飛本  
軍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破在內欲望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最  
兩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  
勾撥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  
有不堪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餘人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  
前來布列諸郡以爲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伏望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尙書  
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小帖子飛被命於鄂州歇泊別聽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露日久例皆赤  
露天氣向寒衣裝未備欲望速降指揮令飛本軍老小於一處駐筭施行

申省繳納姚太夫人告軸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  
奉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  
太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判所有  
榮國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尙書  
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府乞添差田明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聖  
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田明率衆  
前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蒙朝廷將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人伏望特賜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郵謹具申都督伏候指揮

申府增補黃佐官職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申狀奉聖旨  
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閣門宣贊原本仕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寨原本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四日到周倫金陀粹編原敵除當下殺死及掩

入湖賊金陀粹編原統制陳貴等九人奪到衣甲金陀粹編原糧船了當契勘黃佐首

先金陀粹編原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金陀粹編原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金陀粹

闕七字 依前閣門宣贊舍人給付金陀粹編原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申府招安楊欽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  
日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  
前除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狀乞照會謹狀

申行府辭男雲奇功賞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都督  
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  
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

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筭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申省梁興渡河狀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爲內應今據頭領梁興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府乞改襄陽路仍作京西南路筭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筭子契勘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朝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鈞旨

申府襄陽府乞置監司筭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筭子契勘襄陽府自收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欲望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朝廷厲精核實之意伏候鈞旨

申省官吏修舉職事筭子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筓子飛一介寒微誤蒙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不敢苟簡伏候鈞旨

申省進兵渡江筓子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僞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乞朝辭筓子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筓子契勘飛准朝廷指揮令前來行在所奏事飛已到行朝適值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日即乞朝辭伏候指揮

申省軍馬行次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准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箕船前行續准指揮爲扇箕船在後隔遠令次趨密軍馬後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乞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收到統制等官狀 紹興七年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正僞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穎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劉德宗迪從義郎閣門宣贊舍人游皋從

義郎韓青秉義郎杜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武翼大夫閣門宣贊

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進武校尉郭

進張彥鄭德進武副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申省乞褒贈張所筍子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朝廷已叙復原官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欲望更賜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鈞嚴飛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申省論劉永壽等棄淮甯狀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權知淮甯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外其淮甯府別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指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爲臨敵不用命者之戒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差趙秉淵知淮甯府狀

紹興十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近爲權知淮甯府劉永壽史貴擅棄淮甯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

後今據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甯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甯府伏望特降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行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建康捷狀 建炎三年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人六次見陣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人襲逐至鎮江府恭依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府與金人戰鬪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到僞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承州捷狀 建炎四年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人三次見陣獲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孛堇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毛毛可濕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竟兒孫公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

去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賀州捷狀 紹興元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制歐陽臨邛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破曹成捷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收捕曹成除於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



險河澗唯狹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追曹成捷狀 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恭奉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赶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赶殺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太半平蕩指日伏恐廟堂過憂上勤宵旰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申省虔州捷狀

紹興三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狀申契勘恭奉親札處分措置虔州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賊僞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三處筍寨飛恭依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前去招諭其僞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羣賊尹花八等二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遂率將士戰鬪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鬪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遂便具錄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捉到賊魁僞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省討捕虔賊盡靜狀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

次首領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陳容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指揮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申省廬州捷狀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皋申部押人馬前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僞賊兵逼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鬪敵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到番僞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徐慶牛皋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逢賊戰鬪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申省平湖寇捷狀 紹興五年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顥等及諸路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

下徒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歸業外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申省何家寨捷狀

紹興六年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申僞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僞五大王擁番僞重兵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照會

申省宛亭捷狀

紹興六年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堽下寨寶等於五月二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人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千戶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

一面上寫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器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尙書省并樞密院伏乞照會謹狀



岳忠武王集

表

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  
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  
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  
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與北  
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  
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  
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喜相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  
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請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  
而致疑謂無事而施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  
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所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檄

奉詔移僞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京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夫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伺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喉桀犬以吠堯豎獵師而哭虎義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憤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蹂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下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預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闕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囊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過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

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甯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飛咨目啟上

通判學士卽日伏惟起居清勝承

惠翰慰感尙沮披語願言加齋以俟

寵渥丸事切幾勉力王事爲望不宣

飛咨目拜行

通判閣下學士飛已至洪井累日只俟營寨了便如長沙矣此有所需示及

飛拜行

平虜亭記甚佳可勒諸石但過情之譽爲多豈疎拙所宜當悚仄悚仄

飛拜行

右尺牘三章乃

王之手筆也宋時已收入秘帖中王孟津獲原搨摹勒流傳序跋甚悉湯陰蘇宏祖知和順時購得孟津刻珍藏若干年邑人李震復摹金石刻砌精忠廟壁其筆札之簡該書法之勁秀抑何其儒雅也予修

王之文集謹搨而付之梨棗公諸同好用垂不朽云爾閩中黃邦甯謹識

詩

從駕遊內苑應制載家集

勅報遊西內春光靄上林花圍千朶錦柳撚萬株金燕繞龍旂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多雨露化育一人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王手書摹刻湯陰廟中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蹶闕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題鄱陽龍居寺載饒州志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復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爲雨濟民憂

題池州翠光寺載家集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  
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  
島樹蕭疎外征帆杳靄間  
余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還

誄適齋先生載家集

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  
傷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  
去國權臣力全軀聖主恩  
致君堯舜日衷意托空言

題翠巖寺載金陀粹編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  
翠微忠義必期清耳水功名直欲鎮邊圻  
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  
行復三關迎二聖金匱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載金陀粹編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征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叮嚀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題驟馬岡載江西通志

立馬林岡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  
機春水泚猶傳晉黍秀宮庭孰憫周  
南服只今殲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  
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池州翠微亭載家集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駐兵新淦，題伏魔寺壁。

寺舊在江邊，今移建山中，改名新修，石刻現存。

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題零都華嚴寺載江西通志

手持竹杖訪黃龍，舊穴空遺虎子踪。雲鎖斷巖無覓處，牛山松竹撼秋風。

過張溪，贈張完載毗陵志

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

句

贈方逢辰見家集

日月却從閒裏過，功名不向懶中求。

詞

滿江紅王手書摹刻湯陰廟中

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

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載金陀粹編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遺翰

墨莊

右二字係王正書貽吉安劉氏刻諸石者字大尺餘旁書紹興丙辰  
良月征西將軍岳飛書十三字字約二寸許今摹刻湯陰精忠廟

至德顯忠繩先啟後

右八字係王隸書題許虎侯像後字大三寸許旁正書岳  
飛二小字約寸許下用小印篆飛字今摹刻湯陰精忠廟



岳忠武王集

附錄

忠武王遺事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王欣拜且泣謝不孝母至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欵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男雲跣足扶櫬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感泣旣葬廬于墓朝夕號慟又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絰

王小心事上畏威咫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面而坐常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及王北征首抗建儲之議



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王奉身儉薄食不二葢居家惟御布素服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

王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佐有欲勸者輒怒之

王平居憂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廩庾漫不加恤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農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禮貌王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蠹國害民乞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

王樂施疎材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

王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嵬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鬪且多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坡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男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躡而踏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若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鬻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

諸將遠戍王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勤之歡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

王臨事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王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經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王出兵必以廣上德爲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於人心雖金之簽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

王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某善辭丞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援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

王遇諸子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舂錘治農圃曰稼穡艱不可不知也

王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謗謫行至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己以叛所罵忠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尙幼王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以上載行實編年

王謂黃機密曰戰陣旣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嚙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隨某入小陣以觀戰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若欲

便溺切勿離馬側蓋數十萬之軍其目盡在某一旗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暗箭射殺之矣蓋惡我亂其目也大陣皆動然後可隨衆動也蓋王神勇每戰嘗自爲旗頭身先士卒機密力諫曰敵或識之聚彊弓以射我奈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之事也王曰昔杜充留守京師某有兵二千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大寇數萬充即命某往戰某不敢以兵寡不敵爲辭即往說賊約降來稟充曰我何嘗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而緩來今不復受降矣願與汝挑戰賊魁出鬪某馳騎獨往奮大刀斫之自頂至腰分爲兩數萬衆不戰而潰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此

王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黃機密所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裹分之而機密所得復小王憮然機密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王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瓦爐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王嘗謂黃機密曰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措改不得某苟有過機密必以見告王家素無姬侍機密被檄差出遠方有傳王納士族之女以爲妾機密以告王曰四川吳宣撫嘗遣屬官來議軍事某飯之被訝某太冷落歸言於吳宣撫吳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

某家上下所衣紬布耳所食細麪耳女娘子若能如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而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見其面也王之不喜聲色出於性之自然者如此

漢上報敵騎大至王移檄本路備五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敵素懾王之威名望風而遁濺密言於王曰宣撫威名已震敵那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

楊么未平時士人獻書者紛集王攷其優劣而爲禮之厚薄屯駐將郝最有客侯邦言事可採王留於帳前最疑邦洩其陰事因拘邦家屬尋賺縛邦然畏王威不敢害黃機密以告王怒曰郝最敢殺士人乎立命於最取邦一人一物有傷者即行軍法邦至王厚禮送歸本州仍令州中覆恐最於中途邀殺之也其愛惜士類如此

王偶食素屯駐將郝最供食以酸餽進王顧左右留以供晚食庖人供雞王曰何爲多殺物命對曰州中所進也王命後勿復供

提轄官或撻士卒王曰且教訓之勿輕笞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皆樂於用命王嘗謂黃機密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潁昌之戰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原有日矣

黃機密縱嘗謂王之英威古人不能過至於仁心愛物雖古名將有所不逮若夫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之老師宿儒勉強而力行者王則優爲之以上

載百氏昭忠錄黃元振編

王嘗受節制於諸將事多牽掣語其下曰使某得進退稟命於朝廷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使後世書冊中知有岳某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

王尊賢禮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王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討論經史恂恂若書生雅歌投壺俱極精致趙鼎嘗稱其親禮儒生稟命朝廷得事上之禮參政席益常賀其幕中得名士每軍行駐處士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王並採納而厚禮之危難中受其務全者甚衆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每如此以上

載家集

王天資敏悟幼讀書強記家貧拾薪爲燭達旦不寐爲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

王與招撫張所論時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本朝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

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敵人旣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卒席卷而去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眞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定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敵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敵得河北又侵河南要險旣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

建康之役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諸將欲叛去戚方首亡爲盜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敵人據之何以立國今

日之事有死無貳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敵餘兵皆西北人素服王恩信願請爲王帥有密說以俱叛而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甯先殺我衆皆懼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

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詐約成盟還所掠伏壯士殺之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王廣德守亦以書告急會有招討方王以三千人行營于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方復遁去王窮追不已方困知必不免會張俊來會師方亟降俊置酒令方出拜號泣請罪俊力爲懇免王謂俊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某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兇爲甚安可貰俊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討旣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收火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與方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以上載家傳

宣和六年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忠獻王故墅王適見之怒曰賊敢犯吾墅耶超方



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衆奔潰墅賴以全

王行軍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張於前建寇范汝爲陷邵武王分軍保建昌及撫州以此幟植城門具勝於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見之皆相戒勿犯村民樵蘇如故不知有盜

王三子大中大夫霖轉漕湖北武昌軍民炷香具酒牢哭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不復來矣霖遣人遺以食問其夫何在曰吾夫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戮矣後霖官廣州道出章貢其父老率子弟迎之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王撫綏襄漢虔吉諸郡惠澤所施使人追思如此至武昌老姬殺其夫而不怨尤徵感人之深也以上載襄陽

石刻事迹劉光祖編

### 經進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于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仇爲的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決勝之勇爲矢奠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所蘊謀畧所施往往見于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士至今傳頌以未覩全文爲恨先父臣霖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于故吏所錄或得于遺藁所存或備于堂筭

之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成帙釐爲若干卷缺其卷尾以俟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曰詞曰題記其目有八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敘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誣辨讖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若建炎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密封焚稿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寮佐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概耳都上游奏止班師疏擣京洛出斬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佚不可考者究不知其幾何也臣異時倘未溘先犬馬誓將訪輯以補其闕而備其遺臣竊觀高皇報先臣健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中原雲擾羣寇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復切當悉愜帝心至于褒嘉獎激未易殫述此先臣所以蒙被知遇而見于題品者若是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彰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採錄奏議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序

### 金陀粹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

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踈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匱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棖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可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觀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瘵事病於遠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陀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尙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滄初吉孫珂謹序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卒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讖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閩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熒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儂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闥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劾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道寸草之

命僂及其身爲世大恥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絕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諭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

臣復官之旨亦略敘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貰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  
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  
下皆知其寃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敘先臣之所以寃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  
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  
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  
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尅復豈可爲退保  
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強敵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  
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  
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撻寄聲之問  
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金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  
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鄆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  
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  
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  
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招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  
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

何爲哉若使飛摺撫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騎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啟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雕兒之告訐及万俟卨挾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金人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金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金自叛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剪外

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敵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賊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潁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捭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齡齠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略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箆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歷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旣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



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萬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棊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尙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算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旣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旣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敵方顧和一日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

事而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勩敵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敵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敵所惡寘散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尙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略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辨孫珂謹叙

追封鄂王告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瞻言名將夙號蓋臣雖勩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嫫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憺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

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頌我恩綸縶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閒幽冥之際諒惟泉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据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强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册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連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轉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勢况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相柏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壑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窺峴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机皋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而路

之介于寇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顯否固不待辨而擊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慝而不敢施方屢之士遡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方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以大尉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金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褻溫厚灑疆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妄一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恕珂誠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壙陳石至今歸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興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媮闕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敷今天子丕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莖有臣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迺侈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城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敘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闕歲且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

改謚忠武指揮

宋理宗寶慶元年二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故追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原謚武穆特與賜謚忠武

賜謚誥中書舍人王概行

勅忠以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乎夷夏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勁敵枕戈待旦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於先帝之時襲以眞王之爵旣辨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河山而竝永英靈如在茂渥其承特與賜謚忠武

宋景定二年

詔改稱忠文

元至正九年

詔王封加賜保義餘如宋

明洪武九年

詔王仍稱武穆從祀歷代帝王廟配宋太祖享

明隆慶四年

詔王仍諡忠武

明萬歷四十三年加封帝號

勅曰言念渺躬續紹靈基惟聖賢之與謨是重撫綏夷夏抑古今之忠孝可褒咨爾宋忠臣岳飛精忠貫日大孝昭天憤泄靖康之恥誓清朔漠之羶原職宋忠文武穆岳鄂王茲特封爾爲三界靖魔大帝保劫昌運岳武王由是造成冠帶袍履一分特差尙膳監太監李福齋捧前去湯陰岳廟懸掛爰命道家啟建金籙告聞矜典顯播王封懸尙冠袍用揚聖悃咸使聞知

創建精忠廟碑記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

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損蝕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拯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亡僅如一綫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終始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于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建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圓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寇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側身謝罪顧不愈于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

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其所以甯死而不專制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宋及今天下之人所以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于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位以統幕師憂上皇未復寇方內逼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理實來彰德彰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效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母夷猶甯不懷兮舊邱昔仗劍兮南游刷國恥兮復君讐王之烈兮蓋九州羌彼姦兮忠是吮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驂雲虬鯉鄉邑兮少休罍有醴兮俎有羞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廻旌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碑陰記

有貞初至周流社視王之先墓時則有參政嚴浚宋興率郡縣官屬暨學諭東安袁純以從方設祭間俄有大鳥盤雲而下翔集塚顛侍行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有貞覺其異也遽叱止之少焉復集終享乃翥風而去見者皆以爲異及還方議建祠衆雖樂從顧無專主其事者純請以身任焉至是竟克有成皆其力也出貲以相之者自藩臬府衛官僚下及士庶凡與焉者並識其名于碑陰興字厚仁惇謹有守以引年去純字汝和文學行誼咸有司稱蓋不特建祠一事也有貞當時猶未更名故文中仍書其舊而題銜則以今名行云

景泰五年三月吉日大學士武功伯徐有貞撰

重修岳武王廟碑記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垂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忠而遇主者也人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旣南也王內則禦寇外則遏敵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人望收河北而騎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志不挫慕於張浚沮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鄉命也命之所乘勢也命有樞勢有幾善治者因之高

宗之南也金人亡王中國之志民毒於金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界張邦昌以齊界劉豫而還師於漠矣及乎昌豫之仆習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既堅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昇王以征伐孰謂金之不亡哉故言和於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讎亡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爲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廉王忠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息也亡是三者其能免於被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是之敢也奸臣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蔽其君中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則果賊哲輔以肆其威且夫莫須有者檜之遊詞也檜欺天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爲之爾湯陰王之故里也廟久而剝大明正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巡撫河南稽賢闡隱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檄下監司僉憲范君嵩王君鏜俾湯陰縣知縣王擢修王廟旣月而畢麗牲有石迺刻予文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望後吉日翰林侍讀安陽崔銑撰



中華民國十二年仲夏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三版

提倡國學  
不翻印

著 者 岳 飛 著

出 板 者 掃 葉 山 房

上海北市

印 刷 者 掃 葉 山 房

上海棋盤街

發 行 者 掃 葉 山 房

代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局

岳忠武王全集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上海棋盤街

真草  
隸篆

# 四體大字典

音註圈點  
注釋詳明  
評註昭明文選

▲仿康熙字典編制部劃朗然音註釋義俱備

▲正草隸篆每字四體兼收是書法之集大成

▲博搜名人墨寶供考證臨摹之助

▲裝訂十六册

▲本紙定價二元六角

全書精訂二十四册四函

甲種 十四元  
乙種 十元  
丙種 八元  
丁種 五元

吾國字體變化甚多。大別之為四種。卽正草隸篆是也。此四種字體。類皆各自成書。未有廣搜博採。彙為一編者。致使研究金石之士。若欲羅致羣籍。則力有所不逮。專習一體。又不能窮其變化。向隅之憾。莫此為甚。本局有鑒於此。特應社會之需要。將正草隸篆等編成專書。體例悉仿字典。以筆畫為次序。極易檢查。每字各體均備。於正體先注讀音。別以平上去入。然後釋義。以簡潔明淨為主。於草體則列王羲之朱芾董其昌等真蹟。於隸體則孔子廟碑華山廟碑樊敏碑等屬之。於篆體則籀文說文彝器鐘鼎汗簡等屬之。並有清世大徵篆文近代名人等之墨寶。搜奇別隱。比而合之。真洋洋大觀也。嗜古者手此一編。於文字之源流。金石之鑑別。必能洞悉無遺。本局以普及計。定價極廉。購者幸勿交臂失之。

昭明文選之傳世者。有李善註及六臣註本。二本並行。未易軒輊。然以文句奇奧。註釋浩博。學者苦之。本號有鑒於此。乃取金壇于晴川先生評註一書。重印行世。謂之評註者。註則汰除舊本之繁冗。而一歸於淨確。評則蒼萃前賢之揚扞。而更要以覈精。大抵根據汲古閣毛氏鄒陽胡氏二本。以別本之善者羽翼之。復以何義門孫月峯兩先生為準繩。而亦間採諸家之說。其所涉獵者。不下數十餘種。可謂擇精用宏。詞明理顯矣。不啻惟是先生為利便初學計。於聲韻之難曉者。則直音於字下。於段落之不明者。則分疏句旁。此一書也。實兼有音義及批解二長。不僅限於評註。是書一出。諸本可廢。世自欲精選理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9023 1584B

